



试论萧红文学作品中的底层小人物形象

AN ANALYSIS OF LOWER CLASS CHARACTER IN XIAO HONG'S LITERATURES

วิเคราะห์ภาพลักษณ์ตัวละครชนชั้นล่างในผลงา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ของเซียวหง

บุญธิญา รักษวน

BOONTIYA RAKSUAN

华东师范大学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 boontiya.yee@gmail.com

Received: 26 January 2022 / Revised: 12 March 2022 / Accepted: 19 May 2022

摘要

萧红是一位关注人类命运的女作家，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出现各种人物形象。其中，底层小人物是经常在萧红文学作品出现的一种人物。底层小人物是萧红最为关注与同情的人物群体。萧红通过观察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以及人生经历，塑造出了乞丐、残疾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小人物形象。本文通过《王阿嫂的死》和《生死场》分析萧红乡村中的小人物塑造，深入挖掘小人物承受压迫与麻木愚昧的生存状态。同时还通过《商市街》和《桥》探讨萧红城市中的小人物形象，分析城市中小人物的生活困境。最后论述作家对小人物不幸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以及分析她以自身经历为创作出发点的文学观念。

关键词：萧红；文学作品；底层小人物；人物塑造；文学观

ABSTRACT

Xiao Hong was a female author who devoted much attention to the fate of humans. Her attention and empathy for lower-class people making this character was often seen among various characters in her literatures. She created the character of lower class in society such as beggars, disabled people and farmers through her observation of their lives and her experiences. This essay



aims to examine XiaoHong's character creation and literary perspectives which portrayed her life experiences as a beginning of writing literatures.

Keywords: Xiao Hong, Literatures, Lower class, Character creation, Literary perspectives

บทคัดย่อ

เซียวหงเป็นนักประพันธ์หญิงที่ให้ความสนใจกับชะตากรรมของมวลมนุษย์ ในผลงานทาง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ของเซียวหงปรากฏตัวละครที่หลากหลาย ชนชั้นล่างถือเป็นตัวละครที่พบเห็นได้บ่อยในผลงานของเซียวหง เนื่องจากชนชั้นล่างเป็นกลุ่มคนที่เซียวหงให้ความสนใจและเห็นอกเห็นใจมากที่สุด เซียวหงสังเกตสภาพความเป็นอยู่ของชนชั้นล่างและใช้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ชีวิตของตนเองสร้างลักษณะตัวละครชนชั้นล่างต่าง ๆ เช่น ขอทาน คนพิการ เกษตรกร เป็นต้น บทความนี้จึงมุ่งศึกษาการสร้างตัวละครชนชั้นล่างตลอดจนวิเคราะห์มุมมองทาง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ของเซียวหงที่ใช้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ชีวิตของตนเองเป็นจุดเริ่มต้น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ผลงา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

คำสำคัญ เซียวหง ผลงา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 ชนชั้นล่าง การสร้างตัวละคร มุมมองทางวรรณกรรม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华横溢女作家，在她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诸多文学作品。如《商市街》、《生死场》、《小城三月》、《呼兰河传》、《马伯乐》等。萧红是一位关注人类生活的作家，在她的作品中，常常出现萧红关怀人民生活的细节，尤其是对底层小人物生活及其命运的关怀。在萧红的作品当中，无论是乡村，还是都市空间，都出现过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无不透露出萧红对底层小人物深沉的爱。本文通过萧红的作品探讨她的小人物塑造，同时，也通过萧红对小人物的书写探讨分析萧红的文学观。

一、乡村中的小人物

乡村题材是萧红作品当中常见的一个重要题材。但是萧红的创作重点不仅在于乡村场景的书写，对于在乡村生存的人们，也是萧红十分关注的一个人物群体，尤其是乡村的底层人物。在萧红的乡村题材中，经常出现小孩子、雇农、老人等各种底层小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我们可以在萧红的小说《王阿嫂的死》^①和《生死场》^②中看到。

《王阿嫂的死》萧红以小村庄做为故事背景。在作品中，不仅出现了很多底层小人物，而萧红还把小人物做为故事的主人公。王阿嫂就是故事的主人公，她是一个善良、勤奋的乡村妇女。王阿

^① 该作品创作于1933年5月21日，首刊何处不详。收入五画印刷社（哈尔滨）1933年10月初版《跋涉》。

^② 萧红先完成了《麦场》、《菜圃》，初刊于1934年4月20日-5月17日哈尔滨《国际协报·国际公园》，署名悄吟，创作日期不详，为1935年12月容光书局（上海）萧红著《生死场》一书的前两章。1934年9月9日，完成中篇小说《麦场》，共17章，1935年12月容光书局（上海）出版时改名为《生死场》，署名萧红，鲁迅作《序》，胡风作《读后记》。胡风建议将《麦场》改名为《生死场》。



嫂是地主的一个雇工，她收留了一个被地主欺负的女孩小环。王阿嫂的丈夫因为工作上的错误，被地主扣了一年的工钱。王阿嫂的丈夫从此萎靡不振，地主暗中烧死了他。此时，怀有身孕的王阿嫂十分伤痛，对生活也很绝望。几个月后，王阿嫂因为肚子大，干活时在田野上休息了一会儿。地主看到后朝她肚子踢了一脚，使王阿嫂受伤得不能做工，最后伤重而亡。萧红透过王阿嫂的悲惨命运展现了地主对雇农的压迫与剥削，这是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压迫。同时也反映了萧红对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与不幸命运的关注。

除了《王阿嫂的死》，《生死场》也是萧红关注乡村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另一篇小说。该篇小说描写了“九一八”事变^③前后东北乡村的生活。由此，人们把目光都集中到了作者为东北人的独特身份，东北乡村做为故事背景的独特地域，以及抗日的独特情绪氛围上，使《生死场》被定位为抗日小说。^④其实《生死场》不仅是写抗战的作品，小说还描述了东北小村庄中，深陷于麻木的生存状态的一群人。从《生死场》的内容来看，前面的三分之二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而是写了东北村庄中的人物的日常生活以及穷苦的生存状态。在这两部作品中，不断出现底层小人物受压迫的生活状态，以及愚昧、麻木的生存状态，本文将对这些底层小人物进一步探讨分析。

(一) 受压迫的小人物

在《王阿嫂的死》中，萧红给我们呈现出了小人物的生存处境，他们忍受着被压迫的生活，面临着人生价值的剥削。无论是男人、妇女、孩子都同样陷入贫苦的生活场景。在作品中，出现过很多小人物的艰难生活，以及被欺压的生活场景。如王阿嫂的丈夫王大哥遭受了残忍的暴虐：“王大哥在三个月前给张地主赶着起粪的车，因为马腿给石头折断，张地主扣留他一年的工钱。王大哥气愤之极，整天醉酒，夜里不回家，睡在人家的草堆。后来他简直是疯了！看着小孩也打，狗也打，并且在田庄上乱跑，乱骂。张地主趁他睡在草堆的时候，遣人偷着把草堆点着了！”（萧红，2014：41）王大哥忍受着地主的压迫与剥削，地主的欺压逼他走投无路，心中满怀怨恨。他不但无法为自己寻求公平，而且连保护自己生存的权利也是没有的。除了王大哥，其他女性小人物也同样忍受着地主的压迫。例如：“王阿嫂到冬天只吃着地主用以喂猪的乱土豆，连一片干菜也不曾进过王阿嫂的嘴。”（萧红，2014：38）这段叙述体现了小人物的生活状态，虽然她们一整天都很劳累，但却没有得到人生的基本待遇。这是小人物们在这个乡村的真实生活，上层阶级的压迫与贫苦的生活，是他们面对的双重不幸。她从早到晚为地主劳累，为地主付出了辛勤的劳力与汗水，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王阿嫂一整天的劳动只能换来一顿跟动物吃的一样的食物。这表现了地主把这些小人物如动物一般看待。这些乡村小人物仿佛是只能过着无生存价值的日子。从作品对小人物们被地主压迫的细节、雇农们从早到晚的

^③ “九一八”事变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

^④ 此内容来自摩罗《〈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载于章海宁，《萧红印象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40



劳累生活场景以及贫苦艰难的生存状态以及不公平的待遇的描述，这些细节都反映了萧红对底层小人物的生存满怀同情。

底层小人物们原来就过着艰苦与贫穷的生活，同时，还要遭受地主的压迫。在《生死场》中，地主对农民的压迫是频繁发生的事情。如这段叙述：“她那有心肠买酒？她哭着回家，两只袖子完全湿透。那好像是送葬归来一般。家中地主的使人早等在门前，地主们就连一块铜板也从不舍弃在贫农们的身上，那个使人取了钱走去。”（萧红，2014：229）因为地主涨了租金，王婆没有多余的选择，只能把老马送进屠场，把得到的钱交给了地主。小人物们只能承受着不幸的命运，没有办法反抗，也没有办法逃脱地主的压迫。再如：“乱坟岗子是地主施舍给贫苦农民们死后的住宅。但活着的农民，常常被地主们驱逐，使他们提着包袱，提着小孩，从破房子再走进更破的房子去。有时被逐着在马棚里借宿。孩子们哭闹着马棚里的妈妈。”（萧红，2014：249-250）贫穷的生活及被压迫的生活是他们遭遇的双重不幸。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十分艰难，还遭受地主的压迫，经常把他们赶走，从破的房子被赶到更破的房子或马棚，他们的生活水平跟动物的仿佛是同等的。好像只有他们死亡以后，才能有安定的住宅。如果还活着的话，就要随着地主的压迫，过着不是正常人过的生活。

至于小人物的价值层面，萧红通过底层小人物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阐述了人物价值。《王阿嫂的死》中的几个小人物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仅有做为自己的代号的名字而已。正如小说中的叙述：“在村里，王妹子，愣三，竹三爷，这都是公共的名称。是凡佣工阶级都是这样简单，而不变化的名字。这就是工人阶级一个天然的标识”（萧红，2014：39）在小村里，这些工人不仅没有生存的价值，而且他们的个人价值也似乎不存在。这些乡村小人物，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选择权利。在这个村里，他们只有公共名称，标识着他们阶级以及社会地位的名字。作为底层小人物，他们只能过着辛苦的日子，连人生中的基本权利也是无法拥有的。然而，地主阶级却与底层小人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她的母亲被张地主的大儿子张胡琦强奸而后气愤死了的。”（萧红，2014：39），从这一段叙述，可以发现地主们拥有自己的姓名，如张地主、张胡琦等。地主阶级不仅拥有自己的生活价值和权利，而他们还用自己的权利去压迫及剥夺了底层民众的权利。这表现了两个阶级人的生活差异。至于底层小人物，他们的人生好像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而是地主指定的。如小环的生活，她要成为一个流浪的孤儿也是地主们所造成的。小环的父母是村中的雇工，在小环还没有生下来时，她的父亲就死了。当小环五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因为被地主的大儿子强奸，而气愤死的。从此，小环就开始过着流浪的生活，她起先在亲戚家过着贫苦的生活，后来在地主家过生活又被欺负，最终王阿嫂收留了她。如作品中的内容：“五岁的小环，开始做个小流浪者了！从她贫苦的姑家，又转到更贫苦的姨家。结果为了贫苦，不能养育她，最后她在张地主家过了一年煎熬的生活。”（萧红，2014：40）

小人物们遭受着无数次的压迫与欺负。可是他们无法反抗与逃脱生活中的恶性循环，唯一可以逃脱磨难的生活就是死亡。在《王阿嫂的死》中，有的小人物对此不满，但最终他们还是陷于同样的处境。如这段叙述：“人一辈子就是这样，都是你忙我忙，结果谁也不是一个死吗？早死晚死不是一样



吗？”（萧红，2014：41）这段内容反映了王妹子对人生的看法，只能在压迫下过着日子，没有改变自己人生的想法。至于王阿嫂，她也是被地主欺负的一个妇女：“王妹子，你想我还能再活下去吗？昨天在田庄上张地主是踢了我一脚。那个野兽，踢得我简直发昏了。……咳！什么孩子，就是冤家，他爸爸的性命是丧在张地主的手里，我也非死在他们的手里不可，我想谁也逃不出地主们的手法。”

（萧红，2014：40）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其实王阿嫂也对地主不满，当她在田庄上劳动时，因为她肚子大，工作不太方便，所以她休息了一下。地主却把她踢得受伤。王阿嫂对地主的野兽行为感到不满，甚至怨恨，不过她也知道自己是没有办法与地主对抗的。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她在伤痛中，在地主的无情压迫下死去。

通过《王阿嫂的死》和《生死场》的一些叙述，萧红不仅描述了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同时也反映了底层小人物的人物价值。做为社会中的底层小人物，他们不仅要承受着上层阶级的压迫，过着艰难贫苦的生活，同时还要过着被别人剥夺权利的生活。仿佛他们只能过着没有人生价值的生活，当没有价值的人物。

（二）麻木愚昧的小人物

在《王阿嫂的死》中，小人物们既被压迫，又困于麻木的生存现状。“王阿嫂拉着小环每天在太阳将出来的时候，到前村广场上给地主们流着汗；小环虽然七岁，她也学着给地主们流着小孩子的汗。现在春天过了，夏天过了……王阿嫂什么活计都做过，拔苗插秧。秋天一来到，王阿嫂和别的村妇们都坐在茅檐下用麻绳把茄子穿成长串长串的，一直穿着。不管蚊虫把脸和手搔得怎样红肿，也不管孩子们在屋里喊叫妈妈吵断了喉咙。她只是穿啊，穿啊，两只手像纺纱车一样，在旋转着穿。”（萧红，2014：38）萧红通过这段叙述给我们展现了小人物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个小村中，雇工从凌晨就要开始为地主劳动，连七岁的女童小环也不例外。接着，萧红又描述了妇女们工作的情景，萧红把乡村妇女们形容得像机器人一样。妇女们仿佛对生活很麻木，不管蚊子的叮咬还是孩子的哭叫声，都不能停止她们的工作。这是乡村小人物们的日常状态。

除了《王阿嫂的死》，在《生死场》中也出现很多麻木愚昧的小人物。《生死场》描写了东北乡村老百姓的生活，小说中没有主人公，甚至也没有面目清晰的人物，但却处处出现乡村的底层小人物。萧红在作品中描写了这些小人物的愚昧及麻木的生存状态。正如胡风^⑥对《生死场》的一段评价：“这些蚊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前线。蚊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萧红，2014：301）胡风的评价体现了萧红对底层小人物的观察。无论是男人、妇女、小孩子各种各样的小人物，都在《生死场》不断出现。如《生死场》中的描写：“一株柳

^⑥ 胡风（1902-1985年），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1934年11月萧红抵达上海后，通过鲁迅的介绍与胡风先生互相认识。后来胡风先生为《生死场》写了后记，使《生死场》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条的短枝，小孩夹在腋下，走路他的两腿膝盖远远地分开，两只脚尖向里勾着，勾得腿在抱着个盆样。跌脚的农夫早已看清是自己的孩子了，他远远地完全用喉音在问着：‘罗圈腿，唉呀！……不能找到？’这个孩子的名字十分象征着他。”（萧红，2014：201）这段描述，萧红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残疾的孩子，他是生活在这个村庄的一个不幸的小人物。这个孩子叫罗圈腿，他的名字象征着他残缺的身体。小孩子本来就是弱小的，不过肢体损伤的罗圈腿，使他成为底层小人物中的弱小者。与罗圈腿出现的同时，还出现了罗圈腿的爸爸，罗圈腿的爸爸二里半是该村中的农夫，他的肢体跟他孩子一样损伤。他们拥有一样损伤的肢体，也同样过着艰辛与不幸的生活。

另外，小说中还出现了自卑与麻木的女性小人物。如在《生死场》中的一段内容：“麻面婆的性情不会抱怨。她一遇到不快时，或是丈夫骂了她，或是邻人与她拌嘴，就连小孩子们烦她时，她都是像一摊蜡消融下来。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斗争，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萧红，2014：204）麻面婆是性格比较自卑的人物，她对自己的生活也十分麻木。无论是任何人给她带来不满，她都忍气吞声。她丈夫的性格也跟她一样懦弱，如这段叙述：“那家子不通人情，那有丢了羊不许找我勾当？他硬说踏了他的白菜，你看，我不能和他动打。”（萧红，2014：208）这段叙述反映了二里半胆小懦弱的性格，他因为去寻找丢失的羊，而踩了别人的菜田，遭到他人毒打。二里半被打后，虽然心里感到对方没有人情，但是也没有反抗的行为。好像二里半、麻面婆、罗圈腿这一家人，他们是底层小人物当中更弱小的人物。通过这两段叙述，萧红给我们讲述了《生死场》中的小人物的脆弱。无论是肢体上还是性格上，都能显示出他们懦弱的一面。在生活层面上，他们还是扮演着弱小的小人物的角色。贫穷是他们生活中的关键词，贫穷限制了底层小人物的生活。作为底层农民，贫穷让他们过着艰难的生活，有时候一些物质比自己孩子还重要。其实不是他们不爱自己的孩子，可是一些物质需要用钱换来的。由于他们太贫穷，所以不愿失去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物质。正如这段内容：“平儿偷穿着爹爹的大毡靴子；他从山坡逃奔了！靴子好像两只大熊掌样挂在那个小孩子的脚上。平儿蹒跚着了！从上坡滚落着了！可怜的孩子带着那样黑大不相称的脚，球一般滚转下来，跌在山根的大树杆上。王婆宛如一阵风落到平儿的身上；那样好像山间的野兽要猎食小兽一般凶暴。终于王婆提了靴子，平儿赤着脚回家，使平儿走在雪上，好像使他走在火上一般不能停留。……‘一双靴子要穿过三冬，踏破了那里有钱买？你爹进城去都没穿哩！’”（萧红，2014：233）这段内容描述了平儿偷穿了他爸爸的靴子，被他妈妈王婆发现后，王婆因怕靴子损坏，而暴力地把那双靴子抢回来，让自己的孩子裸着脚走在雪上。这段叙述凸显了平儿可怜的形象，他只想像一般的小孩子玩耍，但因为家里很穷，妈妈担心他会损坏了靴子，所以被他妈妈阻止了。与此同时，也反映了乡村底层小人物的贫苦生活，他们因为贫穷，而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要为生活中的一些物质担忧。

以上是萧红对乡村小人物命运的感慨，在作品中她不仅描述了小人物们的生活遭受，同时，也反映出自己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怀。在《王阿嫂的死》和《生死场》中，出现了雇农、妇女、小孩子、肢体残缺的人的生存状态。他们承受着贫苦的生活及地主的剥削，这种双重压迫使他们陷入艰难的生



存处境。从萧红对乡村底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被侮辱与迫害的叙述。仿佛萧红是站在小人物们的一边，旁观着他们麻木与无奈的生活。萧红把自己的生命感受和生活经验融入到了《生死场》中，萧红的自身体验使她把乡村场景和乡村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写得很生动，对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充满同情与怜悯。

二、城市中的小人物

萧红是拥有都市生活体验的作家。在都市的空间中，萧红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自身体验，塑造了贫穷的人物形象。在她都市题材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她对社会底层小人物命运的描写。萧红笔下的小人物丰富多样，如乞丐、流浪人、残疾人、小知识分子等。萧红不仅把这些小人物做为作品的组成部分，而且把这些小人物做为一些作品的主人公，通过萧红独特的创作手法，体现出了这些小人物的艰难生活。

《商市街》^⑥是萧红以繁华的哈尔滨为故事背景的作品。《商市街》这一部散文集主要回忆了萧红在哈尔滨时的生活经历，是具有自传性和纪实性的一部作品。在作品中，不但充满了萧红在东北时期的生活记忆、心理和情感历程，而且还体现了一些社会底层小人物在大城市中的贫苦生活。《商市街》的内容是萧红回忆她在东北的生活经历的代表作品，作品内容与萧红的真实生活有着联系性。例如《商市街》中的《欧罗巴旅馆》就是萧红的一段真实经历。“马车把他们拉到新城大街（今道里尚志大街）一家白俄经营的欧罗巴旅馆。碰巧，这家旅馆的三层楼上有一间空房子，是屋顶斜顶的阁楼间。萧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顾不上多问，便将这间房子租了下来。他怕茶役看出他的穷困潦倒而变卦，顾不上管萧红，打起行李就上了三楼。茶役打开了房门让他进去了，他们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落脚之处。”（季红真，2012：185-186）这是《商市街》与萧红的真实生活互相对应的一部分。如果《商市街》是萧红生活经历的自传性散文，那么《商市街》中的主人公“我”和“朗华”即分别是萧红和萧军的代表。

（一）弱势小人物

在《商市街》中，萧红给我们呈现了哈尔滨这一座大城市的繁华情景。与此同时，也为我们描述了在大城市中贫穷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哈尔滨是充满浮世繁华，也是困窘逼仄的都市空间。萧红在《商市街》中这么描写：“登上桌子，把小窗打开。这小窗是通过人间的孔道：楼顶，烟囱，飞着雪沉重而浓黑的天，路灯，警察，接车，小贩，乞丐，一切显现在这小孔道，烦烦忙忙的市街发着响。”

（萧红，2014：101）萧红所写的建筑物如高大楼顶、烟囱、路灯等，体现了城市的繁华，接车、小贩

^⑥ 《商市街》由萧红创作的41篇自传性散文组成的。这些散文萧红从1935年3月份开始写作，同年5月15日完成最后一篇，1936年8月结集为《商市街》。该作品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出版，为《文学丛刊》第2集第12册，署名“悄吟”。



也体现了大都市中较优越的经济条件。不过在这样繁华的城市里，萧红不仅给我们呈现大都市繁华的一面，与这些代表繁华的东西同时出现的确是乞丐。乞丐的出现似乎与这样发达的城市十分不融合。《商市街》中的哈尔滨，除了是一座十分发达的城市，还是一座较有国际化的城市。在这座城市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外国人，一些人们用外语如俄语互相交流。如“中国人来混在这些卷发人中间少得只有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是汪林在其中，我们又遇到她。她和另一个，也和她同样打扮漂亮的，白脸的女人同走……卷发的人用俄国话说她漂亮。她也用俄国话和他们笑了一阵。”（萧红，2014：173）不过在这么发达与国际化的大都市，却处处存在着一些过着艰难生活的底层小人物。如《商市街》中的这段内容：“手风琴在隔道唱起来，这也不是春天的调子，只要一看到那个瞎人为着拉琴而扭歪的头，就觉得很残忍。瞎人他摸不到春天，他没有眼睛。坏了腿的人，他走不到春天，他有腿也等于无腿。世界上这一些不幸的人存在着也等于不存在，倒不如赶早把他们消灭掉，免得在春天他们会唱这样难听的歌。……夜，春夜，中央大街充满了音乐的夜。流浪人的音乐，日本舞场的音乐，外国饭店的音乐……”（萧红，2014：172）这一段短短的描述出现了盲人、残疾人，仿佛萧红想要给我们强调，在这座大城市中，当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时，还有另一群人在过着不幸的生活。在这城市人的眼里，这些不幸的小人物似乎是不存在，但在萧红眼里这一些人使她感到悲伤与同情。

《商市街》是萧红在东北时期生活的自传性散文。虽然她在繁华的大都市环境中，但是她还在关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商市街》中，有很多内容体现了小人物的贫苦和艰难的生存状态。如“可是门仍不住的开关，人们仍是来来往往。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妇人，抱着孩子在门外乞讨，仅仅在人们开门时她说一声：‘可怜可怜吧！给小孩点吃的吧！’然而她从不动手推门。后来大概她等到时间太长了，就跟着人们进来，停在门口，她还不把门关上，表示出她一得到什么东西很快就走的样子。忽然全屋充满了冷空气。朗华拿馒头正要给她，掌柜的摆着手：‘多得很，给不得。’靠门的那个食客强关了门，已经把她赶出去了，并且说：‘真她妈的，冷死人，开着门还行！’不知那一个发了一声：‘她是个老婆子，你把她推出去。若是个大姑娘，不抱住她，你也得看她两眼。’全屋人差不多都笑了，我却听不惯这话，我非常烦恼。”（萧红，2014：107-108）这段叙述是故事的女主人公“我”与朗华一起到一家小饭馆吃完饭，“我”看到一个女乞丐抱着孩子在饭馆门口乞讨。不过无论是店主还是客人都对这个女乞丐很冷漠，甚至有歧视的行为。在这种场景下，萧红告诉我们在这样繁华的城市，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享受美好的生活。在繁华的城市中，还存在着不同阶级的人们，这个高龄女乞丐即是底层小人物的代表，她因为贫穷，所以只能在大城市过着乞讨的生活。同时，萧红也通过故事的主人公表现了她对这一群体人物的理解与同情。如上面叙述，在这个场景只有朗华和“我”对这对母亲和孩子表示同情。再如这段叙述：“我披了棉被再出现到窗口，那不是全身，仅仅是头和胸突在窗口。一个女人站在一家药店门口讨钱，手下牵着孩子，衣襟裹着更小的孩子。药店没有人出来理她，过路人也不理她，都像说她有孩子不对，穷就不该有孩子，有也应该饿死。”（萧红，2014：117）在《商市街》萧红多次描述社会底层小人物这一群体人，萧红的描述不但表现出了这些小人物的贫穷和



艰难，而且也反映社会中其他阶级人对他们的冷落，人们好像用歧视与无情的眼光来批判他们的贫穷生活。

除了《商市街》，《桥》^①也是萧红较注重小人物的生活情况的另一部作品。《桥》是以一个小城镇做为故事背景。小说讲述了一个出于底层社会中的贫穷女子黄良子的故事，黄良子为了生计而为主人家的孩子做奶妈，用自己的奶水养育全家。

《桥》中的主人公黄良子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她的名字来源于她的丈夫。如小说中所描写：“黄良是她男人的名字，从她做了乳娘那天起，不知是谁把‘黄良’的末尾加上个‘子’，就算她的名字。”（萧红，1981：13）从这段描述，萧红不仅给我们交代黄良子的名字来源，而且还意味着黄良子的社会地位，因为她处于社会的底层，所以连她自己的名字都是随着丈夫的。另外，黄良子的孩子叫“小良子”，小孩子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名称，因为她是社会中底层母亲的孩子，所以他的名字也随着他母亲，这些名字似乎是他们的代号而已。《桥》中的底层小人物与乡村题材的《王阿嫂的死》中的小人物有一个共同点。从小人物的名字来看，《桥》中的黄良子跟《王阿嫂的死》中的几个小人物一样。他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仅有做为自己的代号的名称而已。仿佛他们是被社会抛弃的群体，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作品中萧红展现了“黄良子”的生活处境。黄良子和主人家隔着一道桥，黄良子的家在桥的东边，主人家的家在桥的西边。虽然黄良子和主人家的家只隔着一道桥的距离，但是他们的生活差异很大。如小说中的叙述：“她把馒头，饼干，有时就连那包着馅，发着油香不知名的点心，也从桥西抛到桥东去。——一只隔一道桥，若不……这不是随时可以吃得到东西吗？这小穷鬼，你的命上该有一道桥啊！”（萧红，1981：18），黄良子在主人家工作时，当主人家的小孩子把点心随便扔掉时，黄良子总是想着自己的孩子。主人家孩子随便扔掉的东西，是黄良子的孩子没有机会吃到的东西，这是因为她贫穷的生活。黄良子因为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跟其他孩子一样能吃上好的东西，所以她偷了主人家的东西。偷主人家的东西时，黄良子感到心里不舒服，不过因为贫穷，让她不得不做出这种行为。如小说中的叙述：“有一天，她得到无数东西，月饼，梨子，还有早饭剩下的饺子。这都不是公开的，这都是主人看不见她才抱起来的。”（萧红，1981：18）上面叙述展示了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处境，黄良子是一个贫穷的妇女，因为她的社会地位低，生活十分贫穷，所以她的生活条件跟主人家相差巨大。贫穷使她和家人毫无选择地过着艰难的生活。

在《桥》中，萧红讲述黄良子的故事时，故事也有着时间的发展。时间过了三年，随着时间的发展，这小城镇也有了一些变化。“第三年，桥头上‘黄良子’的喊声没有了，像是同那颤抖的桥栏一同消灭下去。黄良子已经住到主人家里。在三月里，新桥就开始建造起来。夏天，那桥上已经走着车马和行人。”（萧红，1981：22）不难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这小城镇的物质已经有了变化，以前的

^① 《桥》是萧红于1936年11月前完成的短篇小说。该作品收入1936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桥》一书，署名“悄吟”。



旧桥已经被既新又宽大的桥替代了，那么，黄良子的生活会不会随着时间和物质的发展而改变呢？“有一天，黄良子发现她的孩子的手上画着两条血痕。……‘不许这样的呀！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在墙外，或是在道口，总之，在没有人的地方，黄良子才把小主人的木枪夺下来。小主人立刻倒在地上，哭和骂，有时候立刻就去打着黄良子，用玩物，或者用街上的泥块。”（萧红，1981：28-29）三年过去，虽然桥变得更宽大了，但是黄良子的生活似乎没有改变。她还是主人家的奶妈，还在照顾着主人家的孩子。值得思考的是，在这段叙述中，不但黄良子还在面临着跟以前一样的命运，而且她的孩子“小良子”也在和母亲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虽然小良子被小主人欺负，但是黄良子也不敢责备小主人。因为她知道的社会地位低下，只能让自己孩子受委屈。因为是贫穷奶妈的孩子，所以小良子被主人家的孩子欺负。贫穷不仅让黄良子过着艰苦的生活，但好像她的孩子也要跟她一样承受着同样的生活和命运。

（二）知识分子小人物

萧红不仅给我们呈现了小人物在大城市中的生存状态，还以他们所遭遇的命运与故事中的“我”相比。“那女人一定正相同我，一定早饭没有吃，也许昨晚的也没有吃。……晒着阳光的行人道，来往的行人，小贩，乞丐……这一些看得我疲倦了！”（萧红，2014：117）在作品中，虽然“我”不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阶级，“我”没有在街头流浪，没有在路边讨钱，但是其实他们在面临着同样的生活绝境，他们一样被饥饿折磨，一样在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

大都市中的贫苦生活，不仅是普通底层小人物的遭受，连在大都市生存的知识分子，也跟这些小人物面临相似的命运。萧红是经历过城市生活的知识分子，她在哈尔滨时曾经承受过饥饿与贫穷。其实《商市街》中的“我”的生存状态，就是萧红在哈尔滨的一段生活经历。如《商市街》中的一段内容：“过道尚没有一点声息，过道越静越引诱我，我的那种想头越想越充涨我：去拿吧！正是时候，即使是偷，那就偷吧！”（萧红，2014：115-116）根据萧红的生平，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她生在地主家庭。在教育方面，《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一书中指出：“1920年之于萧红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她开始进入新式学堂念书。张廷举^①是个顺应时潮的维新人物，对待萧红上学的态度比较开明。1924年，初小毕业后，萧红考入北关初高两级小学校女生部，读高小一年级。1925年萧红转入呼兰县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1926年的夏天对于萧红来说无疑是个转折点。15岁的少女结束了小学生活，呼兰城外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在向她招手。在1927年秋天，张乃莹^②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就读。”（叶君，2009：21-29），由此可见，萧红从10岁就开始正式教育，因此，可以说她是当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通过萧红的个人生平与作品同步阅读，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但由于在大城市中过着贫穷的生活，使她跟底层小人物遭受同样的命运。上面叙述描述了

^① 张廷举：萧红的父亲。

^② 张乃莹：萧红原名。



“我”和朗华住在哈尔滨的旅馆时，为了赚钱，朗华在外面奔波，“我”从昨天晚上到中午都在饿着肚子。因为饥饿与贫穷，所以使“我”产生去偷挂在别的房间门口的面包的想法。这段内容体现了小人物艰苦的生存状态，同时，也反映了在这个大城市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小人物。无论是乞丐还是知识分子，他们都在面临着相似的命运。另外，当萧红描述小人物们的困苦生活时，也表示她对这些人的怜悯与同情。萧红也许认为她本身与底层小人物是同一阶级的人，小人物所遭受的命运她也体会得到，小人物的感受她也感同身受。正如《跋涉》^⑥书后的观点：“唯有你同一阶级的人们，才能真的援助和同情你。”（萧军；萧红，1983：145）

在《商市街》中，萧红更深层的表现出她与小人物是同一阶级的人，并在哈尔滨这个大都市拥有同样的命运。如这段内容：“‘咯，咯！’这是谁在敲门！我快去开门，是三年前旧学校里的图画先生。……他把一张票子丢在桌上就走了！那是我写信去要的。”（萧红，2014：117-118）这段内容描述了“我”写信去向她中学的美术老师借钱，这表现“我”在经济上确实遇到了困难。其实“我”谋生的方法跟小人物似乎没有区别，只是他们讨钱的对象不一样而已。这段叙述不仅是“我”的遭受，也是萧红在哈尔滨时的亲身经历。在《萧红全传：呼兰河的女儿》一书中写道：“萧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给她中学时代的美术老师高仰山写信，请求经济支持。高仰山和以前一样很喜欢说笑话，没有改变，只是胖了一点，眼睛又小了一点。他随便说着，话很多。他的女儿穿着红旗袍和黑绒上衣。她有点不耐烦的样子。高仰山在临走的时候，把萧红要的一张钞票丢在了桌子上。”（季红真，2012：191-192）这表示在萧红的真实生活中也有过贫穷困苦的生活经历。她在《商市街》中，多次描写底层小人物的艰苦生存状态。不但因为她观察到大都市中还存在着底层小人物这一群体人，而且她还对这些人充满关怀和同情。萧红阐述小人物们的生存状态时，不仅是表面上的描述，但她仿佛对这些小人物充满理解，这可能是由于萧红跟小人物有类似的人生经历。在生活上，她能够理解小人物们的遭受与感受，所以在她的描述中，不仅反映了底层小人物的艰辛生活及坎坷的命运，同时，也对他们表示同情。

《商市街》和《桥》是萧红的城市题材的作品。在这两部作品中，呈现出了大城市的繁华情景以及小城镇的环境。同时，萧红也描述了大城市的另一面。萧红展现出了生存在大城市中的底层小人物，在热闹与繁华的城市当中的另一个角落，存在着小知识分子和弱势群体如乞丐、残疾人和流浪人两种底层小人物，他们因为贫穷，而要承受着饥饿，过着痛苦的生活。萧红通过自身在都市的生存经验，观察与自己似乎是同一阶级的小人物命运。因此，萧红塑造了贫穷的小人物形象，反映出萧红本身以及她笔下的底层人物所面临的困境。底层小人物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基本生活上的困境，造成他们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就是贫穷。

^⑥ 《跋涉》：萧红和萧军唯一的作品集，由五画印刷社（哈尔滨）1933年10月初版，收入13篇作品分别为萧军的《桃色的线》、《烛心》、《孤雏》、《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萧红的《春曲》、《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萧红和萧军分别使用悄吟和三郎的笔名。



三、小人物塑造与萧红的文学观

萧红有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经验，她过着一生充满坎坷的生活。流浪者与穷人的双重体验让她对小人物的遭遇感同身受。她对社会底层小人物怀着接受、理解以及同情怜悯的心态，使她塑造出了小人物形象，形成独特的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创作视角。

萧红书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主要原因在于她的亲身经历，她曾经陷于社会的底层，她亲身体会过底层人的艰难生活。贫穷、饥饿、寒冷、流浪是萧红一生中的真实遭际，这些体验使萧红对底层生活充满理解与接受。同时，这些体验也强化了萧红以自身的经历为创作重点的文学观念。如林贤治所指出：“出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由一个地主女儿沦落为流浪者、穷人，构成为她的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林贤治，2008：90）萧红出生在富裕的家庭，衣食无忧，但由于与父母和家人相处不睦，使萧红与家人断绝关系。独自一人在广大的世界寻求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离家出走后，萧红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安定的住所，在经济条件上也经常被逼到绝境，使她多次沦落到社会底层的位置。当她亲身体验了这种底层的生活处境，她对这些底层小人物有了亲切感。另外，袁培力还提出萧红与底层农民接触的经验。1931年9月，萧红与家庭决裂，她从此离家出走。萧红离家出走后，接触了东北农村，对农民和底层小人物的生活有所了解。正如袁培力在《萧红年谱长编》一书中所述：

“萧红在福昌号屯居住期间，近距离地接触了东北农村，了解了地主和农民的生活，看到了底层穷人的疾苦，她后来的作品好几部都是以福昌号屯为背景，作品中的一些角色也源于福昌号屯的人物。”

（袁培力，2018：46）由此，可以看出萧红关注小人物命运的重要原因，萧红的个人遭际以及艰辛的命运与底层小人物毫无区别。底层小人物所承受的贫穷、饥饿、寒冷、疾病，都是萧红亲身体会过的。

在文学作品创作方面，萧红曾在《七月》杂志社举办的座谈会上表示她的创作观点：“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萧红，2014：301）出于这样的观点，使萧红创作出关注人类命运的作品。乡村题材的《王阿嫂的死》和《生死场》中的麻木、愚昧的底层农民，以及都市题材的《商市街》和《桥》中的乞丐、盲人、残疾人、小知识分子这些社会底层小人物，是呈现着萧红上述的观点的作品。

萧红为我们展现了生存在都市空间和乡村空间的底层人物的艰辛命运。这来自萧红成长在地主家庭，以及她成年后在大都市流浪的双重体验。萧红从小就与下人和街坊来往密切，使她和底层人有接触的机会。她不但是这些底层人的观察者，而是他们的倾听者。因此，萧红对这些底层人物的日常状态有着很大的了解。出现在《王阿嫂的死》和《生死场》中的底层小人物们，是萧红靠自己童年的经验与观察，而把这些底层人物塑造出来的。萧红童年的观察和底层人物被压迫和损害的日常生活，勾连成了以上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此外，成年后，萧红在哈尔滨这一座繁华的城市渡过生活。虽然是在大城市中，但是萧红没有过上好的生活。她在大都市里过着艰难的生活，做为大都市中的知识分子，萧红饱受痛苦。当她承受着生活磨难时，也有一群人跟她过着同样艰难的生活。如在《商市街》和



《桥》出现的底层人物。萧红塑造出的乞丐、穷人、瞎子小人物形象，都跟萧红同样陷入绝境。当萧红创作她的文学作品时，她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以相似命运的小人物身份去塑造她笔下的底层小人物。因此，她对这些底层小人物充满同情与怜悯的情怀。

在本文所提到的作品中，都市空间中的底层小人物，他们主要是因为贫穷而要过着艰难的生活。如《商市街》中的女乞丐、瞎子和《桥》中的贫穷家庭等。至于乡村中的底层小人物，他们之所以过着不幸的生活，是因为贫穷与上阶级的压迫所造成的。这是造成底层小人物命运的主要原因。当萧红描写底层小人物时，她不仅做为底层人物代言的知识分子，而她以自身的经历以及精神来深入底层小人物的真实生存状态。萧红本身低谷的生活经历以及她的亲身体验，使萧红把底层小人物写得既如实又生动。正如迟子建所说：“一个好作家对有灵性的万事万物有一种关爱怜悯之情，很多作家则没有。当代作家很多是居高临下的，那些所谓现实主义题材的反腐败小说，官场小说，弄得很张扬，似乎有一种要拯救山河的姿态。萧红以仿佛自己受伤害的关爱看到人情世态，我觉得很了不起，可以称得上大家。”（迟子建，闫秋红，2002:30）

结语

萧红是关注人类命运的女作家，在萧红的诸多作品中，呈现了她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关怀。无论是乡村题材的《王阿嫂的死》和《生死场》中的底层农民，还是都市题材的《商市街》和《桥》中的底层小人物，都呈现出了萧红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仔细观察。同时，也揭示了底层小人物的不幸命运的现实。萧红通过乡村底层小人物的生活，以及他们被迫害的叙述，表现出了小人物们受压迫的日常状态及麻木与无奈的生活状态。萧红还通过《商市街》和《桥》中的乞丐、残疾人、流浪人和知识分子等小人物形象，呈现出城市中小人物因为贫穷，而要过着凄苦艰难的生活。此外，萧红的底层小人物塑造的重要原因在于她真实的人生经历。她虽然出身富裕家庭，但却有着底层生活的体验。这使萧红和社会底层小人物有着共同体验，因此，萧红以亲身体验和她对底层人的生存状态的仔细观察互相融合，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底层小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 迟子建, 闫秋红. 我只想写自己的东西. [J]. 小说评论, 2002, 2:30
- 季红真. 萧红全传: 呼兰河的女儿 (修订本). [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2. 185-192
- 林贤治. 萧红和她的弱势文学. [J]. 新文学史料, 2008, 2:90
- 马永辉. 萧红和布勒特·哈特的乡土情节对比——从小人物角度出发. [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61:64



- 马永辉. 萧红和加兰作品中的小人物乡土情节比较研究. [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 6: 92-95
- 萧红. 桥. [M].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13-29
- 萧红著, 章海宁主编. 萧红全集 (第 5 卷). [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 301
- 萧红著, 章海宁主编. 萧红全集 (小说卷 I). [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 38-301
- 萧军; 萧红. 跋涉. [M].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1983. 145
- 叶君. 从异乡到异乡: 萧红传.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1-29
- 翟家齐. 迟子建与萧红小说中的小人物塑造——以《群山之巅》、《生死场》为例. [J]. 青春岁月, 2017, 9:37
- 章海宁, 萧红印象研究. [M].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40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BOONTIYA RAKSUA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Master of Arts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China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ddress (地址)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P.R.China. 200241